

章太炎先生所著書

二十

章太炎先生所著書

子

餘杭章炳麟太炎著

劉漢微言

上海古書
流通處印

翁林章識

荊漢微言

章氏叢書

此中所述餘杭章先生口義百六十七首起自乙卯訖於丙辰之初就所臆持次第正記凡諸眇義古近希有不自私利布之世閒亦檀度之行也丙辰仲春弟子歙縣吳承仕記

昔居東時有人問言心本真如性何緣突起無明桂伯華舉起信論風水之喻答之然水因風而有波水是眞如性波是生滅心風乃外來本非水有而無明眞如是一心法則斯喻原非極成有執是難桂無以解余謂馬鳴之言容亦有漏解斯難者應舉例云如小兒蒙昧不解文義漸次修習一旦解寤當其既通與昔未通之心非是二物然未通之時通性自在喻如眞如當其未通喻如無明由塞而通喻如始覺同本苟無通性則終不可通若無不通之性何必待學習方知文義邪雖然斯例則通達矣而終不解無明突起之由余以所謂常樂我淨者我即指眞如心而此眞如心本唯絕對既無對待故不覺有我即此不覺謂之無明證覺以後亦歸絕對而不至再迷者以曾經始覺故復有問言何時

而有無明此難較不易釋佛書多言無明無本際蓋爲此也然深思之故亦有說時分之成起於心之生滅生滅心未起則時分之相無自建立因無明而心生滅因生滅相續而有時分之相故謂之無始無明苟諦察之斯難又無自發矣蓋真如門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一落名言計度即生滅門攝故風水微塵瓦器金莊嚴具等以喻合法皆不諦當者以非一切世間有爲法所得比擬故也第七識恆審思量唯是執我此最易驗然常人以爲不遇我對則我執不見不知念念不已即似無念念念執我即似無我必有非我之色忽然見前乃覺有我實則念念相續俱是我執即如出話撰文母串成體足以自達亦由我執相續乃至行住坐卧未嘗起想念我而終不疑是誰行誰住誰坐誰卧此即末那之用也

破我執易破法執難如時閒有無始終空閒有無方所皆法執所見此土陸子靜輩思之終不了然實未達唯識之旨時閒者起於心法生滅相續無已心不生滅則時閒無自建立矣空閒者起於我慢例如同時同地不能並容二物何以

不容則因我慢而有界闕因界闕而有方所滌除我慢則空間亦無自建立矣

昔人言性者皆非探本之談不知世所謂善惡俱由於末那識之四種煩惱仁爲惻隱我愛所推義爲羞惡我慢所變及夫我見我癡則不可以善惡言矣廣說亦得言有善惡相應然以仁義禮智四名並舉即非實說仁義自是相稱智爲是非之心即屬我見禮者隨順世俗加行有爲之事其業用與法律同科與三德不相類也若言辭讓之心此即慢心負數而亦攝在羞惡心中不得並列爲四應言固必之心誠之端也屬我癡攝與愛慢見列爲四相而是四相堪爲善業亦非不可爲惡業愛爲淫泆慢爲悖悍見爲邪慧癡爲頑嚚故應說言無記說言無善無不善說言淺之東方則東流淺之西方則西流

東土比北無有戒律而解經過於中夏然諸緇素博士不能眞解無我有一博士說言釋迦既言無我懼人放棄責任乃以輪回酬業之說自救此二說者

要爲矛盾誠令無我輪回者誰邪余聞之笑曰正因無我故得輪回若常樂我淨者輪回何自起邪義本一貫而彼以爲強施補苴實不解無我義耳佛說無我本與數論勝論對辯非與通俗對辯也彼所謂我是實是徧是常而阿賴邪識所變我相五蘊所集我相非實非徧非常故說無我若如通俗所言唯於是時是處見起主宰而不定謂是實是徧是常佛亦自稱曰我豈與通俗起爭邪

勝論書有十句義列在釋藏近世鮮傳其學數論則有金七十論其說爲詳余又從印度學者得彼偈頌亦金七十論之流因與對譯其文如左

我以何故生 我在何處生 命以何故住 命在何處寄 由何住樂境 我論何所依

時自性決定 及儻來四轉 以此爲本因 思或是丈夫 聚合者非因 除人獨存在 有此阿德摩 苦樂之本根 彼隨順寂定 內視之所見 神我之功德 於內被包裹 此則爲起因 宇宙一切時 阿德摩

乘載 即此爲住處

觀此所說時自性決定儻來四轉皆非我因而我自在故我是實宇宙爲我所

乘載時亦我所乘載即爲住處實無所住故我是徧是常通俗言我寧有斯

義佛遮實常徧我而不遮通俗所說之我寧有懼入放棄責任之事

梵語常言稱我者七

格三數凡二十一語而阿德摩不在焉其主格單數則爲阿鞠業格單數則爲帆摩具格單數則爲摩邪佛所遮我遮阿德摩非遮阿鞠等也此土說

我我本俄字義爲頃頓展轉引申乃爲施身自謂以俄頃之義爲我所謂刹那生滅如燄如流是亦不執我爲實徧常也通俗之義大率相類唯言已著古音義與久相近容是常我耳

佛法雖稱無我祇就臧識生滅說耳其如來臧自性不變即是佛性即是真我

是實是徧是常而眾人未能自證徒以生滅者爲我我豈可得邪及得佛果

佛性顯見即爲常樂我淨此則涅槃經中所說第一義諦要知無我真我乃見

然則是兩說者亦櫻而後成者也今應說言依真我

如來臧是實徧常

起幻我阿賴耶非實徧

常依幻我說無我依無我見真我

涅槃既說佛性爲真我而大乘入楞伽經又說如來藏無我此之參商若爲和會案楞伽云大慧白佛言修多羅中說如來藏本性清淨常恆不斷無有變易在於一切眾生身中爲蘊界處垢衣所纏貪恚癡等妄分別垢之所污染外道說我是常作者離於求那自在無滅世尊所說如來藏義豈不同於外道我邪佛言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若欲離於外道見者應知無我如來藏義爾時世尊即說頌言士夫相續蘊眾緣及微塵勝自在作者此但心分別詳此文義外道所說我體不離五蘊五蘊是生滅法不與如來藏相契是故佛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無我如來藏者即謂如來藏中無有如彼外道所執我相斯乃正與涅槃相成曷嘗自爲參商邪又諸言我外道通俗種種不同通俗言我對彼而說而此如來藏者法性一如無有對待亦且不同通俗所說之我若諦言之有我無我皆不可說何以故本有自體故非無我非生滅識非蘊界處無有對待故非有我亦如法身非有形骸肌肉毛髮豈得說之爲身邪然則第一義諦一切言說皆不相應惟是隨順

假名示以標的以諸名字皆依世俗造作非依真諦造作故

或疑果有輪轉情命要當有數今則孳乳繇衍知不爾也應荅彼言佗方來生且不置論局論此土上古草昧傍生多則人少矣今世開拓人多則傍生少矣互爲正負亦豈見其逾溢也但人趣孳衍則生存競爭轉烈此作易者所以憂患

未證無我者依比量可得證成無我依見量不能證成無我

此所謂見量據因明所說見見別轉

不帶名種者非唯識性真見量也然舊或說爲非量者乃以意識分別妄見歸咎意根耳

康德言我之有無不可知斯其

慎也若上帝者惟是非量亦言上帝有無不可知何哉生長彼土不得不維持彼土世法爾

一切有情悉有我愛我不可見惟依勞力以見諸愛我所有法者情之厚薄不在彼境親疏緩急美惡勝劣之差而在勞力劇易之差文人之矜惜筆箸大農之固護金錢比於五欲增上數倍而勤苦聚財者愛及糞壤世承家業者塵土千金即其驗也以我爲勞力所依故不捨勞力者捨其所依亦難中土

衣食之資皆以營作得之印度則以任運得之勞力既殊故惜生捨生之念亦異佛法既入知求解脫者眾矣而專趣大乘不趣小乘者豈非不欲速證涅槃故邪佛初出世成就印度無學聲聞甚眾而聽信大乘者希比及象法菩薩轉多信仰大乘之風亦盛則以世務漸繁治生稍劇故也外及遠西人貴自立其承祖父遺產者又視中土爲寡而出世之念幾絕矣然人生苦痛甚多勞力一端亦不障道

觀所緣緣論云外境雖無而有內色似外境見許眼等識帶彼相起及從彼生具二義故又說極微是緣然非所緣和集相是所緣然非是緣互闕一支皆不成立其論至明了矣設有難言既許內色似外境見內色惟是自心相分何故同時同處不能普見內色而以遠近去來成此隱顯差別論者必言臧識雖具一切相分而爲末那所執局在形內是故不能普見應復難言若境界在外者汝義可成既說內色內色則是臧識所具臧識雖被末那束於形內而此內色豈復在外唐申此救豈能解惑論者必言眼識生時藉空明緣

以內色無空明緣是故不能內見應復難言空明緣者亦是自心相分無有
外境既具在心何因闕緣而不能見又眼識生非一切時藉空明緣如睡夢
位所見景像從眼識生而彼豈有空明外緣是故此救亦不成就論者必言
臧識普見即同無見是故自心不能了別應復難言普見則同無見我亦
許立然彼觸受所得既非外境還即自心內色一分同在普見之中何因
獨能偏見論者又言自心相分是種非果果則能見種子非見是故無普
見事應復難言既無外境有何所以而成此果應一切時惟是種子終不見
果而今有果能見此救不成爲說至此唯識諸師皆窮是故我今救言一切
鑛物皆有臧識隨其大小以爲身體識與識者體相名數等無差別由彼
臧識與已臧識對構方能映發識識相遇如無線電對至即通不煩傳送
如是已識方起自心相分變見似彼境界爲所緣緣彼識不與已識對者除
睡夢位亂意識外則自相分不能變起由是遠近去來能成隱顯差別無同
時同處普見之過彼若詰言鑛物可許有識而彼真空決定無識不能對至

何因自心相分變見真空可觸可見真空既非含識而可觸見即知鑛物亦爾汝義不成應荅彼言誰說真空是可觸相直無觸耳又此真空亦非可見琉璃瓶中排氣令盡自外望見曾非真空惟是空一顯色而彼顯色是白日光或燿火光日火有識與己識對是故相分變見日火光象非見真空汝難不成彼復難言既執鑛物有識所見則成外境何得說言自心相分應荅彼言外境是無佗心實有唯識云者許各各物皆唯是識非許唯有自心一識說有佗心豈成違礙又今所見且非佗心但由佗心對至自心即有相分變見無所難過佗心亦能自見相分而此所見唯是自心相分非是佗心相分所以者何無有少法能取少法故如無線電甲乙兩端雖相波動乙端之動非甲端動故

上來且依眾生明了識說爲唯識師解圍若定果色雖無佗心對至亦見色相此由專注一境所成其與夢境治亂雖殊還成一類若諸大覺己心佗心等無有異所起海印三昧亦能普見以無所見故無不見然非眾明了意

識所證故不具說若就真諦普見別見同是虛妄以相分即是心上障礙若離業識即無見相故

康德以來治玄學者以忍識論爲最要非此所得率爾立一世界緣起是爲獨斷而此忍識根本所在即非康德所能分辨由彼知有相見二分不曉自證分證自證分故次有洛耆圍氏駁之曰欲忍識此忍識者還不得不用忍識是則陷於循環論證余以洛耆圍氏但曉前二不曉後二亦與康德同過大抵此曹所謂忍識即是見分而信解此忍識者乃自證分不曉此異遂謂忍識此忍識者還待忍識且自證分之與見分其爲忍識雖同分位即異今有嬰兒墮地未能自言而質定此爲人類者誰邪則其母與乳醫也母與乳醫非非人類以人類質定人類何故不曰陷於循環論證由此三者人類則同分位有異是故不陷循環論證彼見分者喻如嬰兒自證分者如母乳醫若知此義異論可了洛耆圍氏坐不知此欲於忍識界外不由階緣建立一世界觀斯乃獨斷之甚前世希臘史多迦派玄學有知此者其說曰觀念真妄

以何質定答曰合於對境事物是則爲真然其合於對境事物與否以何方
便而能自知觀念真者當其起時必有別一觀念伴侶而起爲直接之證明
是故觀念真妄不待外物證明詳此所稱對境即是相分所稱觀念即是見
分所稱別一觀念伴侶而起爲直接之證明者即自證分即此直接證明之
果即是證自證分其說優於康德洛耆園等遠矣然此所論猶未窮了以成
就俗諦者依分別智忍識成就真諦者依無分別智忍識故

世說僧意問王荀子聖人有情否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
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此由未契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故不能答耳應答彼言眾生緣力是運之者聖人有依佗心無自
依心故然以此說諸佛則可十地以下固未可爾仲尼哭慟夢想非眾生緣
力運之也何平叔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此即郭象所宗而此土至聖實未詣
此王輔嗣曰聖人茂於人者神明同於人者五情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
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繫於物者也此則

菩薩斷所知障畱煩惱障輔嗣已識其端矣

楊仁山云今歐州人服食起居較之吾輩良好安適殆將十倍必其前生信佛持名精勤遠過吾輩故受茲多祐此說舛陋甚矣果歐州人前生皆佛子何以一墮歐土均信天乘邪大抵人天下乘亦多白業毛道凡夫非無善行因果殊勝固無足怪至於佛法乃是涅槃之因豈專富貴尊榮之因邪仁山又云宋儒謗佛死後必墮那落迦宋儒之見謂其執著有邊不窺真諦則然矣且印度小乘諸師未嘗不謗大乘豈一切墮那落迦乎聰慧之士懷疑固多其於佛說一生不能遽信此恐不止宋儒也

天之蒼然非有主宰而自古言命者若謂發號誥諄諄矣獨有荀卿深達理要正名篇云節遇謂之命此義應思依此國土見此根身乃至窮通壽夭之類此皆所謂遇也荀子必言節節遇者何哉節本作之命本爲令令者集之其義即謂合符因果酬業歷然不爽比於合符故謂之之無鉏鋤自然泯合非有帝天爲行詔令亦非若范縝所言落花隨風或墮茵蓐或墮藩溷者矣然人心違